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

復劉省三軍門

接到手書及密件精細詳慎持論平允至爲佩服賴牛等股較之張總愚尤爲凶悍近因成大吉所部勇丁叛變勾引賴牛入鄂已至黃陂孝感一帶黃岡關風麻城一片賊氛賴逆本係粵匪餘黨狡譎異常其眾頗能持矛與人鏖戰成部在湘軍資格頗深隊伍亦整雖叛變之後大半逃散然必有嫻於戰守者甘心從逆濶入捻匪之中聯爲一氣聞任牛裹脅日眾擄馬日多加以賴黨成部三者湊合實爲勁敵不可輕視閣下欲先剿張總愚一股張逆現由新野竄至樊城去周家口七八百里往

返實屬不易而東路過於空虛豫之東南皖之西北均屬可慮
鄙意光固一路亟應臨以重兵仍請貴軍馳赴光固該逆若不
得逞於鄂由漢黃回竄豫境可從光固進兵攔頭迎擊若該逆
斜竄皖之英六宿太亦可跟蹤追剿若果各賊併萃鄂境廷
旨飭令淮軍援鄂由固始赴楚亦尙近便屆時續有公牘奉達
古稱常勝之家難與料敵貴軍亦屢勝之餘務望戒飭將領隨
處小心以迪臨事而懼之義至囑至囑隨時函報爲盼

復劉子恕太守

使至接展惠書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漢東海西之圖黃
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貺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

之言文筆亦足達其所見佩仰實深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煩
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
賊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秦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
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在如此過慮則畏首
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之事矣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由息縣
至漢水之濱經營此三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淮
以守沮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
迎勦可以跟追何必守此極寬極散之險後段言自朱仙鎮下
至周家口憑河戍守偏賊全歸潁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
卽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尊指略同並稱袁小

午亦主此說鄒意開河蓄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梁武帝築浮
山堰卽是前車之鑒敝處固安慶時曾築堰堵樅陽河下久亦
節潰決運河開壩每埦動費數萬金尙須節節置閘時時啟閉
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已漫溢而上游尙自枯渴豈
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卽可蓄水使滿至朱仙鎮之理周口以上
河雖淺窄然汝潁賈魯等河皆係經流較之樅陽運河其工程
之難不啻十倍鄒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少茲略陳拙見俟過
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酌定議第三條言
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亘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
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

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民寨與官兵通爲一氣而後可以辦賊敝處行軍向以禁止騷擾爲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鎮樹字一軍已爲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卽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徧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爲出示言敝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第四條外圍可築第六條地圖宜求俟到宋與閣下相見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脅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

衣物致各賊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
爲偷生旦夕之計故從古流賊難滅非他故也家無生業而時
民時賊者多也

復陳小浦廣文

湘局一紙中云如有事故不願續運准由局另招商補運是去
來仍聽商便不失票法之範圍而與鄙人寓綱法於票鹽之中
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護惜之意亦相照合惟凡辦大事可守者
法也可通者情也鹽務亦然物色殷商暗中保護儼若以綱商
相待百家中不過數家以情相聯絕不形諸筆墨則其道圓活
而可久若凡售一號之引均令續認一號之引是普律以綱商

相待必多不能應者以法相繩業已見諸公牘則其道窒礙而難通昨接湘局詳稱今年夏綱挨掣領運明年夏綱再遵此批令已認之販循環給運不復再招新商等語不知准駁如何鹽棧由官經理積弊一空而臺章彈劾何商牽涉及此令人灰心本來堅白不患縻緇可勿介懷惟外間頗言商利日微成本增加究竟自去歲五月後成本果稍增否便祈示及敝處近狀平善劉省三一軍年內已報起程進兵援鄂李幼泉一軍燈節後亦拔赴周口鄙人先至濟甯一行再從曹充歸陳進駐周家口調度一切

復程敬之太守

倉棧工竣東西塢河年內已否一律告成鄙意此等工程不可吝惜資費稍涉草減沿江須築大隄一道俾江水永不得溢入新河之內隄身宜高宜寬釘以巨木之椿廂以料垛之掃仿照黃河要工做法東西兩塢宜深宜廣竟與小湖相似卽以塢中取出之土爲隄上廐掃之士隄之西頭略出東頭略縮挑水使趨南則下游更好泊船新河太淺太窄尤須大加修濬雨生擬於舊河影另開一段想亦極有關係雨生思銳而力果閣下諸事與之熟商必可精力彌滿相與有成中路月銷四五十羣綠江船不入內河無從夾私自係改道之效冬令暑短每日尙能過鹽二千餘引塢河成後潯水方生過鹽想必更多存記下

較之隨意增額則尙無大害惟賣粟一層商本暗增應行嚴禁
北鹽南運照南鹽科則扣繳錢糧關稅內河釐捐各款自是正
辦盈餘之銀祇有此數明者一望而知止謗不辯何恤浮言步
步踏實做去而已此閒近狀平善鄂中叛卒悍捻聯爲一氣上
下游同時喫緊已派劉軍由光固馳援黃州李軍由徐郡拔赴
周口襲收夾擊之效鄙人先至濟甯再從曹充歸陳進駐周口
知念附告

復劉省三軍門

國藩初九日自徐啟行十三日滕縣途次接到來牘知廿七日
期賊獲勝廿八日克復黃陂縣城鄂中來信亦稱逆踞黃陂楚

軍雖迭有擒斬究未大挫兇鋒貴軍初至立拔堅城遐邇聞知
歡聲雷動各等語嘉慰曷已該逆由黃陂敗竄新洲卽分股由
上巴河中關驛等處東走均向六霍貴軍擬取道麻城追剿並
就近函商王鎮開軍由二郎河進保舒桐所籌悉爲妥協惟擒
賊供稱該逆欲竄山東閣下密商欲俟賊過運河卽將開河長
溝韓莊一帶堵往不令回竄驅賊海隅兩月可平此則未免意
廣才疏之弊閣下所謂徧閱形勢者自因該處北有黃河南有
長江東有大海西有運河意欲逼賊聚此局促之區而殲之耳
而不知此一區者中間綿亘二千里地面極寬安得許多勁旅
處處布置節節堵截山東則濟泰武兗沂濟登萊青九府州江

蘇則徐海淮揚通五府州皆在此中並係膏腴之區從前費盡
氣力保全完善實不容易若此次任聽賊渡運河不急遏截使
完善之地竟遭蹂躪不特 朝廷必加督責山東江蘇之官民
必多怨讐卽我軍餉源所出先有涸竭之虞該逆益得肆意擄
掠盜糧充足剿滅更難不若仍以皖豫荒瘠之處委之於賊力
扼長溝等要隘使該逆不得渡運以保海濱十四府州若慮師
老力疲現今劉壽卿張田峻二軍爲一支鮑春霆遵 旨移師
楚豫之交爲一支九舍弟調撫湖北挑選舊部帶赴鄂中爲一
支劉仲良與周氏昆仲爲一支合之幼泉與貴軍共爲六支游
擊之師其駐防之兵除淮徐濟甯周口四鎮外擬再加襄陽三

河尖兩鎮六鎮則多屯糧藥六游則專講追逐若一戰之後卽能追逐二三百里則六游分追搜織不斷此賊終有窮時若一戰之後並不能追逐數十里則雖在海濱此賊永無滅時願閣下力求追逐之妙無求神速之效切囑切囑張總愚一股由西遂正汝折竄舞陽幼泉一軍初六由太康拔至距西華縣八十里派松字忠樸十營進紮西華自帶親兵桂字七營馬隊四營進駐周口國藩明日自滕縣前進由鄒充以達濟甯十八九約可抵濟矣

復李幼泉副郎

十七日曲阜途次接十一日手書知台旆由周口回陳月望前

後拔營西去擬駐襄郢在尊意以開許兩屬無兵恐賊由西而北乘虛竄入許州四達之衝不便游擊襄郢之間則既便於兜勦南汝一路又可就沙河轉運故爲此議惟張逆本欲東竄現雖折回舞陽其欲東之志殆未遠忘貴軍若至汝甯襄郢均嫌西行太遠恐賊驚越而東反成尾追之勢矣不知仍在西華周家口等處乃得要擊之勢任賴各股自黃陂敗後已竄至光固境內或皖或齊趨嚮雖尙未定而皖齊肥似東竄之計居多尊函謂任賴有劉軍綴之張逆有豫軍綴之鄙意劉軍尾追必緩去賊尙遠豫軍力不能扼賊閣下旣慮賊折而北趨是東路斷不可太空也劉仲良一軍少荃已令其駐於宿遷以顧東路

暫不移駐許州國藩卽函致仲良請其輕騎赴周家口會晤面商一切該軍則畱於宿遷不動劉壽卿等亦仍畱於湖團徐州等處皆係注重東路之意但使賊不能犯齊蘇兩省之境則不能成流寇之症乃可漸有歸宿周口北岸關廟近市不如西北寨內省三營營爲佳鄙意卽住於覃懷公所護軍則於劉克仁處派撥不必酌留貴部矣

復李眉生觀察

此聞水套已無賊蹤任牛於廿一日南竄張賴繼之蒞輜重先行而以悍戰斷後也廿三日劉軍追及於龍烟大獲勝仗廿五日周軍追及於城武獲一小勝廿七日在荷澤之侯家集苦戰

竟日幸而以少勝多聞前股已過礪山後股亦將盡出東境已
飭劉壽卿朱星檻等軍卽日回徐徐郡旣已修圩挖濠其站牆
守垛等事董張李三鎮自有把握閣下儘可從容鎮靜料簡各
務不必過於焦急催取山東車輛另贖批答松桂餉銀暫畱徐
台卽囑幼泉派弁領取毋庸解至濟甯閣下商撥之款可暫由
徐台借用五千兩仍具公牘候批存案敝處所設徐台與徐軍
需局務截然兩事不可混而爲一尊處餉紬宜一一稟商李劉
兩院悉心籌畫敝處偶一借撥斷難視爲常款去歲振軒稟請
在淮北鹽務撥銀國藩咨商李宮保不記曾撥過幾次可一詳
查再懇少帥也

復劉省三軍門

貴軍自黃陂追賊入東轉戰數千里士卒疲乏猶復極力跟追暫不休息可敬可敬初二日有一調度咨行各處劉仲良與楊少銘合作游兵劉壽卿與張田峻合作游兵皆可遠擊惟仲良須畱兵守徐郡少銘須畱兵守宿遷及八閘畱者太多則征者太少若貴軍五六等月不回周口就近在徐州歇息並願宿遷八閘則劉周等部全作游兵其力更厚是否可行祈裁復張牛鼠向礪山欲往青口取辦竹矛頃聞盤於豐單之間其意似欲回竄鄆濮貴軍已至單縣之黃岡想日內必有戰事任逆人有竄雉河之說頃聞初一日至雙溝初三日撲近八閘亦似志在

清口也防守賈魯河之策尊意以爲難辦一則周口至朱仙鎮三百里朱仙鎮至黃河尙有百里工程浩大一則東守運河西守沙河及賈魯河兵分力單所議誠爲切實鄙意工程一層開賈魯河本出商民之意上年估價四萬金鹽商願捐二萬藩庫省此二萬故未辦成聞僅六十里難開餘皆易辦朱仙鎮至黃河太遠改由中弁至黃河僅三十里濠工尙不甚難兵力一層西守賈魯沙河東守運河佔兵誠屬太多若賊已全竄西南則移守運之兵合守賈魯沙河亦正與去冬尊策相合僕所酌改者在周家口以上沙河無止境賈魯則以黃河爲止境至於遏賊於沙河以西與遏賊於沙河以東擇善而從僕斷不執成見

也此策創自閣下尙祈再三審度見示口馬實難購辦喇嘛廟
張家口兩處青草發時亦僅可購一二千匹已不敷用此一二
千匹沿途又不能全無倒斃之患此事殊無善法而召募馬勇
遴選騎將種種爲難來函均已洞悉多將軍馬隊最強聞其在
秦辦回因我馬不敵賊馬全數改用步兵英雄舉事變化無方
閣下智略過人望思所以變化之法一軍得訣則各軍皆可倣
效矣

復劉省三軍門

頃接台函敬悉追賊來東已至單縣頃據各路稟報十一日該
逆竄至城武縣之九女寨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冉堙集

十五日尙在曹定交界一帶幼荃於十四日擬拔至城武度必
有手函與閣下會商一切貴軍與老湘營已至何處日內有戰
事否幼壽兩軍皆未與各逆人戰似不足以制捻賊若未出山
東境應請貴軍暫緩休息如東境果已肅清則或周口或徐郡
聽閣下擇地息兵可也曹單兩處均發千金買糧貴軍曾經取
用否餉銀又有續至者否遏賊於沙河賈魯河西南卽以尊議
爲定不復更改平原追賊步不如騎閣下以爲萬不可少自是
確論惟口馬不能時至騎將亦復難求不得已仍募徐州一帶
之勇連人帶馬姑爲練習以觀其是否齊濟海船海柯已招兩
營幼泉仲良又將續招如別有便宜之法亦祈熟籌詳示龍岡

集捷報早已批答初七日奏摺並諭旨亦經咨達矣

復劉仲良學士

任賴李允等逆已由睢甯竄至泗州擾及盩厔目下清江防務稍鬆惟無大支游擊之師泗靈睢銅等處之麥盡被該逆搶割又將逼飢民以從賊不得已調隔營援剿泗靈俟奇營到浦閣下亦可會同勦軍游擊泗靈一帶宿遷有奇字七營填紮徐州有張董七營防守貴部與勦營僅畱數營扼守八間此外可拔行者計尙在十六營以外足稱大支游兵貴部不趁此時新發於礪大加閱歷何日乃有接戰之時敝處當作函與少泉宮保力陳之請閣下亦力爭之慷慨自任擔承一路古來英傑非有

一種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購辦口馬敝處卽爲分別奏
咨惟一時不能辦到祇好先募徐州一帶之勇連人帶馬姑爲
練習以觀其是否有濟楊鎮欲添馬隊請囑其暫緩具稟蓋口
馬旣苦難購募自帶私馬之勇又恐其全不可靠須俟幼泉與
尊處試募辦有頭緒他人乃可照樣續辦敝處仍當商之少泉
問餉事有著否如其無著則當改步爲馬耳張牛二程等逆一
股十一日由單縣竄城武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冉堦集
十五日復撲曹城幼泉與劉壽卿會擊立解城圍十六日又在
曹邑西南會勦獲勝該逆敗走復爲銘軍所敗十七日竄單縣
西鄉十八日賊騎直逼單城隄外省三等軍計已跟蹤追擊賊

計詭悍似未能忘情於曹鄆覬犯運河國藩此次察看河防有
布置數條業經咨達冰案十四五日由東平至泰安十六日登
岱十九日回至濟甯自襄辦 命下日起一切大調度均隨時
咨明尊處此後凡 諭旨奏稿均當抄咨一分開挖賈魯河尙
未能動工省三議遏賊於沙河賈魯河之西南應加所議辦理
復李子和中丞

國藩辦捻經年愧乏成效此次自徐來濟本擬閱視黃運河防
卽由曹宋赴豫乃甫抵濟甯而捻眾東趨張逆一股先至梁山
一帶任賴牛桂諸逆踵竄曹鄆之交合併窺通先經潘李兩軍
與張股接戰四次互有勝負後經劉周等軍追至甫經接仗疊

捻卽分起南竄任賴先行遠颺由蕭楊斜趨宿邳爲運河防軍
所扼轉由銅睢竄至泗靈已咨劉學士並飭王楊兩鎮分道游
擊其張牛等股三月之季經劉周兩軍破之於鉅野城武出東
境後復由歸德折回豐單連撲曹縣城圩又爲劉李及老湘劉
軍所敗現尙徘徊於豐單之間若不得逞於東仍恐西走犯豫
豫中平原曠野無險可扼我軍步多騎少該逆萬馬風馳剽疾
異常外間獻策欲蹙賊於沙河之西南鄙意先開賈魯河下接
沙河上挖長濠以爲界限冀阻流寇曾聞商張子青河帥頃接
渠覆書工鉅地遠勢未可行此外尙有何處可設地險參以人
力略資扼堵求閣下廣諮熟籌詳示爲感承以豫省兵疲將惰

餉絀民窮殷殷垂詢挽救之道具見懷抱謙冲憂深慮遠國藩
智識短淺何敢越俎代謀然仰蒙下問懇拳不敢不略陳一二
竊謂豫中巨患在於官民相仇必須先求吏治以收拾民心罷
捐扣廉俸賠補官虧之弊政使自愛之吏有以養其廉不致苟
且趨污以虐取於百姓官民乃可聯爲一氣其次則在於兵民
相仇兵之擾民作踐太久民之怨兵遂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
有悔心言輩從中導迎善氣兵民乃可聯爲一氣聞豫勇日食
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口糧太少將領之公費夫價爲數
亦復無幾日用不敷此騷擾之所由生卽疲弱之所由致似須
酌量增加俾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圩兵不擾民而後

可責民圩之不抗官長完納丁賦閭戶帥在山東州縣之養廉坐交皆得領取實銀而於正賦則催征甚嚴每年收至二百餘萬河南若禁兵勇之騷擾使民無所藉口豁州縣之攤捐使官不圖申飽認真催科正賦當不減於山東餉項日裕則尊處之兵可強兵民相安則敝處行軍亦不至閉門絕市處處棘手芻蕘之論不知當否聊達盛意

復李眉生觀察

擒匪楊窪老湘營廿六日曾否見仗仲良廿八日自宿遷拔營由睢甯雙溝一帶進兵當可與張逆相遇任賴股匪聞已擾及永城周海船廿四日接仗獲勝不知蒲縣尙有餘孽否幼泉本

擬由單縣拔赴歸德以備任賴一股因省三不能來濟接琴軒
之防已令幼泉移軍濟甯替出琴軍作爲游兵卽令省軍駐徐
替出張李等營會合老湘營游擊一路俾久勞之軍少得休息
思戰之將亦得自效兩有裨益尊函謂攔頭迎擊須令防軍出
戰兼可禁賊打糧此論是也惟軍事調度必閱歷而後知其艱
難如徐濟臨淮周口四鎮平日無事之時孰肯以一萬八千之
眾屯宿該處故僅留三四人駐防四鎮而以近萬大支之兵
游擊他處此自去夏經營直至今正始辦成此局者也乃省三
往返六千餘里幼泉往返三千餘里雖閒有勝仗而未能太挫
賊鋒而四鎮兵單亦未能迎頭痛勦固由事之不如人意亦以

地廣賊眾難於奏功耳今令省三休息兩月騰出劉張劉楊兩
支游兵合幼泉休息兩月騰出琴軒一支游兵此外又有盛營
開營靈營三支游兵皆可與賊縱橫角逐而利鈍亦尙無把握
若如來書所言則是平旦計紙上一策必可件件辦到恐古來
無此容易之軍事至於兵力不厚偶出小隊打賊不過翦其邊
馬追其脾尾古人謂之浪戰近日謂之出零隊打油仗河南等
處用兵專尙此種鄙人每禁止之若各統領志在滅賊則出隊
之或多或少或晝或夜原無定態若主帥專責人以勤於出隊
則流弊孔多不如聽之之爲愈也徐台存銀不多已札濟甯解
去五萬明日成行幕客勸於節後坐船回徐駐軍雲龍山過夏

較爲清曠尙未定計

復劉仲良臬使

張逆繞睢城竄至埇子鎮洋河集一帶邊馬至小楊莊劉鎮之
隊尙未到宿貴軍拔營微嫌其速在埇鎮僅獲尾賊數名該逆
果竄攻成子河否漕帥所派防兵恐不可恃閣下宜通總全局
先守運河再圖游擊據劉省三及徐防諸軍報稱張逆業已竄
至泗州探報之言自不足據如果賊至泗州開營扼截於前貴
營緊蹙於後或可收夾擊之效貴軍士氣方新銳意追勦固屬
可敬但諸將料未與捻交戰初次接仗務須穩慎爲要捻黨長
處在馬隊四面包圍伴敗復進步隊冒煙猛進須預防之低頭

股匪竄過永城圍商邱虞城曹縣邊境皆有賊蹤總不能忘情於東蘇雨邇河我輩眼光亦宜時時顧定運河海船一軍不知通抵何處曾與之通信否

復李幼泉副郎

接初二日惠書知日內拔隊探勦歸徐之賊不遠來濟換防游擊一月再擇屯紮之地或豫或蘇酌就薪糧在尊意以豫蘇人地較熟不比山東州縣之掣肘鄙意貴軍辛苦已久車馬太少目下麥秋農忙鄉民之車視如至寶強雇一輛難於登天強拉則怨聲載道閣下正值心緒鬱鬱之時又因辦車添出許多煩惱諸將亦滿目荆棘必難圖功琴耳急欲出爲游擊之師未便

再緩至一月之久望閣下仍照前檄速日拔營來濟如慮山東
掣肘請酌留四千人防守濟甯長溝而自帶五千人駐紮韓莊
住於銅山地面下游直守台莊止防齊蘇之運河三百餘里雖
在休息之際尙有功於全局免致鄙人時時懸念運河卽令兄
少荃亦可放心駐守蘇境兼顧齊境州縣亦不敢侮慢仲良拔
營至埠子鎮一帶信來言銳意追勦固屬可敬但該軍初次
與捻相角殊覺可慮閣下若能至韓莊騰出楊少銘與仲良同
進則鄙人尤放心矣閣下於夏閒休息之時竭力購辦大車駝
驢等物辦齊後不須州縣逐站換車秋閒再出爲游擊之兵則
不復愜氣也特再詳細奉商務望照辦台從先帶數營來濟餘

可徐來昌期省三振軒均在此間若五日以內抵此尙可會勝
復周綬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風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尊經鍾
山兩開講堂始有絃歌之聲今又復啟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
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
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卽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
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
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文選等書
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
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惜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

聞閣下與小湖兄課士固極精勸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
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採擇
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勝負
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成強弩之末而拊吾背者方且
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
在八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
國藩勦捻經年略無成效羣捻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
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
賊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眾窮民圩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
之症爲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頹恐不足了此一段中夜以思焦

灼何極

復閩丹初中丞

隄牆不用土塼北岸濱河民圩或塼或木其垛台垛口則概用
塼并派查牆隄行礮如夯不任草率精密切實至以爲佩聞黃
林莊以下隄牆不如貴治遠甚弟宿遷桃源查閱一次張逆尙
在礪山銳意思渡運東猶瞽者不忘視跛者不忘步黃林莊以
下目前水勢頗深防務尙有把握霜降以後殊爲可慮弟意戰
旣不足不得不竭力堵守保得運東一段亦得寸則寸之道也
任賴李允一股由宿靈南竄初八已至懷遠勢將渡渦似不至
再回曹郾任張本不和耳幼泉已來濟接防琴軒十五日拔行

當可覲跪迎勦東直分防范縣豆腐店一議尙未出奏蔭渠兩
次面詢并鈔咨摺稿見示傳單門現駐張秋俟渠有牘來再行
具奏敝宗祭田事及京控案望速飭查明見示大考等第單收
到題曰鈔呈一覽

復劉開生太守

四月廿八接到惠書伏審台務多暇精治經史日有課程以淹
雅之通才復加之以學力常州本君子之邦閣下又碩儒之後
十二年前卽聞英年令望博覽羣書久已欽遲德音期之國器
迺以兵戈轉徙生事日艱遂欲捐棄一切皈心三乘國藩竊恐
其因境遇而墮素志外愧鄉閭之先達內慙鄉長之家聲而在

已亦終無自立之道是以質言奉勸來示翻然易慮十駕并驅
充其所詣詎有涯量每日經史三卷似嫌太多人事不無牽掇
恆德不貴始深古文一道國藩好之而不能爲之然謂西漢與
韓公獨得雄直之氣則與平生微尚相合願從此致力不倦而
已四月之初國藩會閣黃遲雨河事畢北入泰安登岱一游旋
卽回濟詣叨平善惟捻氛日熾愈擊愈悍蹤躡飄忽靡常往來
於齊蘇皖豫之交縱橫奔突我軍騎少步多汔未能制賊死命
殊深憂灼目下中外之患洋務最鉅其次則中原之捻其次則
甘肅之回而捻匪蹂躪腹地尤爲切近之災剿悍亦遠過於回
匪鄙人衰憊殆不能了此一段桐城吳肇甫舍人頃來此閒畱

在幕中讀書暫不以公事相付令弟申孫節閒由河南回營知
念附告

復劉省三軍門

任賴一股已由懷遠渡過渦河擾及下蔡英西林報十七日平
阿山之賊業已竄動有由三河尖竄光固之說海船十七日由
白龍廟渡渦追勦牛逆獲一勝仗殲殺步賊頗多馬賊逸去有
將仍與張逆合股之說又聞張逆在睢州甯陵之間琴軒壽卿
田峻十九日俱抵虞城探蹤追勦合此數說似任柱意在光固
張逆尙不能遽至六安而喬中丞十六日信則言宿州已見賊
蹤恐是張逆股匪尊函言張逆圖竄六安殆非無因尊意貴軍

暫不休息急撥六安私則情殷桑梓公則力顧大局不自暇逸可敬之至惟徐州接防之兵約須五營目下實無可調各軍均已遵檄遠去萬難調回僅有勦軍八營日內尙在徐州附近敝處已去兩檄四批令其與仲良合軍游擊亦不便再行更改所幸鮑春霆一軍國藩於四月廿五日檄令由麻城進兵光固渠於五月初七日接到計此時已將抵麻城茲復飛檄霆軍探明賊蹤先保六安後顧光固霆軍由麻城抵六安較之銘軍由徐州赴六道路較近而聲威則兩軍相等當可紓閣下桑梓之憂貴部辛勞太久業經許以休息兩月今六安之信未確又令冒暑遠征俾僕失信於貴部之勇夫亦不相宜統俟兩月之後再行

相繼進止

復邵子進

英年讀書溫經爲上讀史次之時文又次之六經義精詞約非潛心玩味本難領其旨趣然熟讀詩經自足使人之情韻日深熟讀左傳自足使人之筆力日健熟讀禮記曲禮內則少儀諸篇自足使人之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讀樂記學記祭義自足使人之心思識趣還有把握時文爲應試之階高低俱不合用近時如仁在堂稿最爲適中李次青小題正鵠卽由是選出但將此二編誦習大小試無不相宜仁在堂所選試帖律賦亦佳其持論亦極深細卽此揣摩已足緣舉業貴精不貴多也若成

名以後又當進而求之史漢百家古文古詩自未可存自畫之
見楷書最有關係唐時專設一科鄙人雖在軍中嘗教人習字
大則徑寸小則蠅頭每日以二百字爲程久之自有進境閣下
旣獲明師又與慕徐松生互相切磋必能相與有成尊公墓誌
業已譔就並曾摺書寄金陵一次因須添一二字又經索回稍
暇再爲端書發刻

復李幼泉統領

接二十九日惠書具悉一切近日軍情調度初四日一檄行尊
處如果任賴全數南竄則當以全力防守沙河潘軍劉軍俱宜
在沙河之北辦防惟槩軒二十七日來信已擬卽日渡沙追剿

而銘軍西去又不能不調數營接徐州之防因韓莊一帶水深可恃調貴部四五營赴徐接防貴軍兩分三分無人統理極不相宜而此外竟無他營可調又以防兵游兵閣下須與令兄少泉宮保詳細商議乃有定計故姑如此權宜調之尊慈太夫人玉體違和貴軍適在休息之時原可歸省一次惟閣下在濟甯時言及此情鄙人囑備公牘前來候批再去茲一面發信一面揚帆東去胡竟迫不及待豈忘臨別之言邪既至金陵卽有數事煩與令兄妥商一則徐州宿遷及韓莊八閘三處論勦捻之大局固不可無鎮兵卽論江蘇之門戶亦不可無防兵目前別無零支可以分防三處二則貴部奏明爲游擊之師而實乏可

待之將少泉以爲慮鄙人亦以爲慮王慶衍雖保健將而斷不能統已成之淮營此外換調則良將各有專軍不換則萬難圖功三則奇字一軍少泉意欲令與開軍相合萬一安慶有事奇軍不能不去而桃宿清江一帶吳軍未可深恃此三者均須細細籌度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論貴軍分駐濟徐台莊三處只好暫作防兵閣下自金陵回營卽駐徐州將來調張李等赴宿遷閣下專管徐宿八閘防務力尙有餘必將調得良將乃再出而游擊若僅張李易樊等將則不如守而藏拙是否有當乞賢昆仲迅速商定見示

復李子和中丞

閣下市汴中州席不暇暖卽出視師東事初定轉而西征未免
過勞擬請旋節汴垣居中調度并可整頓吏治以慰輿情許州
之行似可中止以賊勢言之目下羣捻西趨應乘勢蹙之於西
南山多田多之處賊騎難逞或減彼之長藏我之短弟前議防
守沙河賈魯河久無定論因思築寧道謀三年不成不如趁此
兵力尙厚早爲決策頃已檄劉軍門暨潘軍張軍防守沙河俟
任賴渡沙河周軍亦會同防河南汝光黃六安游兵則有鮑軍
及劉楊劉張王等與之縱橫角逐尙敷勦辦請飭貴部仿照東
省防守運河之法專駐朱仙鎮至黃河南岸一概作爲守兵挖
壕設防不必遠踰均經另牘咨商是否有當伏希卓裁以豫兵

而僅防此七十里難免外聞浮議弟當切實與具奏言出自
鄙人之意豫兵所分之汛地段雖短防守極難但求將來可遏
流寇不必目下多一追兵官紳有識者亦必諒弟與閣下之心
河南紳民疾視官長隔閡已久弟軍所過之處圩寨閉關絕市
於兵事實有關係前據紳士王檢心等稟請昭雪冤獄開單前
來批令俟鄙人入豫與閣下商辦以慰其意近高樹彬等又有
一稟弟亦批令到豫商酌平反因思待弟入豫而後查辦則惠
歸鄙人不知弟未入豫而先查辦則惠歸閣下茲將原稟鈔呈
台覽俟月初另具公牘卽祈飭司次第申理逐案平反冀以迎
善氣而挽民心是所企禱蒞士鄉觀察奉檄馳往商城辦理鮑

軍糧台具見不分畛域感荷靡涯惟該軍零碎事件極多既在襄陽設立糧台仍由湖北派員支應爲妥剿道暫令經理該軍車輛餘俟弟入境熟商飭遵

復趙惠甫司馬

吳門忠義局自當躋諸祭酒之列何僅參預筆墨之席豈不欲以委員自屈抑別有空礙邪所纂傳記多出何人之手彼中山長馮林一固屬通儒宿望卽徐蔭甫之經術文章亦當世所罕觀是否常與酬接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二三志學君子落落相望莊生所謂聞足音而堪喜者也國藩今春自徐州赴豫行抵濟南適值羣寇東趨未與西邁小住此間派兵防剿至四

月初賊悉南竄東防稍鬆遂開黃連兩河便道登岱恩恩旋濟
維時賊蹤猶往來於曹徐淮泗毫宋之間我軍雖屢戰獲勝究
未大挫凶鋒至五月底賊由皖豫先後西竄前股已渡沙河後
股亦將踵渡鄙意乘勢蹙之於西南山多之處藉沙河賈魯河
之險分段防守遏賊使不得東未知能否辦成鄙人於十五日
親赴桃窩查看沿運隄牆卽由洪澤進駐周口就近調度九舍
弟到鄂後招集舊部萬二千人如賊窺鄂邊尙覺不敷防禦賤
兄弟悉竊時榮常虞顛蹶乃蒙挾張往事今示山澤中人康成
箋詩稱引時諺有所謂道我則噫者其信然耶

復吳仲宣漕帥

國藩此次自濟登舟沿途風逆水大二十五日始抵宿遷登岸
小住數日仍坐原船前進俟到楊莊再換湖船由洪澤臨淮以
達周口陸路積潦數尺不由桃源登陸矣天氣酷熱本不敢遠
涉台駕而隄牆一概淹塌亦無可曾查之處統俟楊莊相會一
審歸忱惟弟薨駐極樂庵本爲避暑起見不過消停三口曾囑
色令稟明尊處乃本日接閩中丞書任賴股匪仍由扶溝杞睢
折回山東將至曹縣弟似應仍駐徐州而赴徐陸路被淹只得
在宿遷多住三四日探聽任賴確信再定進止淮河淤塞冬春
阻淺夏秋汎溢尊意於上年所挑黃河加深數尺并濬引河導
湖出壩俾高甘隄防不至十分吃重鹽艘出湖不須起旱盤紆

而淮濱可以漸復故道實屬一舉數善鹽捐事宜想已函商少泉辦理矣

復閘丹初中丞

弟自十五日別後水大風逆舟行滯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沿途查勘隄牆自韓莊自台莊兩岸頗高惜土皆砂質未能堅實自黃林莊以下隄身或露一二尺或露數寸或全被淹沒隄岸悉成洪湖茫茫巨浸水退後必須一律重修前在濟甯與閣下約定中秋節後令幼泉一軍赴周口以上接辦沙河之防騰出梁軒所部於九月初旬回濟業已函告梁幼兩君濟甯長溝之防梁軍到後自可接替惟韓莊入閘敵處與少泉兄弟再三籌

商勿部八營帶赴豫中此外無兵可派接防擬請閣下添招數營令王正起帶八營接守韓莊八間該將似可勝此重任弟知東省餉項只有此數今添募新營應共費銀若干應動何款或減何處之協餉或微減京餉均請閣下酌度詳細見復由國藩先行具奏尊處隨後奏明以歸畫一自黃林莊以下淮地太長尙須添派淮勇以照吳淞帥之防乃爲周密弟在宿遷本擬卽日南下今日接到大咨知任賴回竄山東已至曹縣姑在此停駐二三日俟得確信再定進止

復劉仲良襄辦

六月兩次復函已否遲到頃接十五日惠書貴軍俱在蒙城阻

水至爲系念初四有一牘言扼守沙河之事何以十五尙未見
到葉軒初五來信言任賴竄至新砦距周口四十餘里葉軍與
劉張湘軍自沙河南岸北渡迎剿該逆亦因水大不得渡沙河
而南竄至扶溝柘一帶十八夜攻破睢州之馬頭寨二十日
山東曹縣已見賊蹤與倣處防守沙河之計又相左矣國藩十
五日自濟啟程沿途水大風逆舟行濡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
本擬卽日南下二十七日接山東來咨任賴折回東境故在宿
遷多住三四日以候任賴確信初一日接河南咨請派兵援救
睢州始檄銘鼎盛三軍專辦沙河東北之賊而閣下與湘霆王
楊仍辦沙河西南之賊另牘奉達兵事方熾重以水災饑民數

萬窮而無歸勦辦撫卹兩俱棘手焦灼何極

復喬中丞

姚紹珍卽姚三秀子通賊之事此間早有所聞已經檄行查圩
委員拏辦茲承示及已將該犯獲案正法林守等亦經稟復許
廣山一犯想英方伯亦必盡法處治懷遠圩皆派有林守會同
該縣清查亦知不甚得力實無賢員可換查圩以桂朱二員最
爲稱職亳州次之宿州阜陽均不免敷衍了事苦無好手可以
接辦擬先保桂令以激厲之豫軍疲弊已久非旦夕所能整齊
故欲暫養其鋒徐圖振作過蒙獎飾非所敢承弟自五月十五
出濟起行廿七始抵宿遷登岸小駐數日初六至揚莊與吳仲

翁一晤初十日順風過洪澤十六日抵臨淮十五日遇風暴猛起小舟危險異常在此修整帆柁擬於廿四日開行由懷遠入渦河至亳州登陸以達周家口高郵河決襄下河竟成澤國兵事方殷天災薦至竟不知何術能弭焦憤實深何子文雖奉旨交發尙未來營然敝處餉絀人浮恐亦難於位置咫尺相連不得一展良覲殊深悵悵

復李幼泉副郎

羣捻自經挫敗盡數西趨銘鼎樹三軍及添派之盛軍現已分辦防河仲良少銘兩軍亦經省三邀約幫同修防尊處想皆有所聞矣現在任賴股匪據汝陽七月三十日報在葉縣舞陽等

處張牛游弋鄧州宋鎮被該逆圍困劉張等湘軍於十三日馳
赴應援尙未續聞戰狀來函汴城左右該逆熟徑豫軍全力扼
守庶免疏失誠爲要論今宋軍旣被圍鄧州馬軍又跟追任賴
不知豫中調度以何軍守朱仙鎮以北汴垣以北似尙未遵分
汛之約恐下游堅堵而豫防仍不免鬆懈南烏北羅殊可焦慮
尊諭又謂河西諸軍可駐許休息所見亦是但汴中不肯分汛
防河卽駐許仍屬無益且劉楊在周口劉張赴鄧州此間別無
一支可以往許鄙人到周口時仍當商豫帥調回各軍力保
汛地庶防河之策不成畫餅耳東省添募之議丹帥請敝處再
減一萬八千之數鄙人未之允許而請渠撥王正超三營協防

八閘尙未接其回信如賊復東竄則運防仍十分吃緊請閣下力任其難或將台莊二營移防韓莊大泛口又不足則訓劉士奇之營分防八閘頃歐陽利見添兵二千宿遷決可無慮如沙魯河防辦成不久必調貴部同赴西路則兵事漸有歸宿耳

復朱久香學使

羣賊經湘淮等軍疊獲勝仗盡敗西趨方意沙河賈魯之河防或可就緒乃下游工程業已粗就而朱仙鎮以上豫中不肯以全力扼守尙未辦成現據函報任賴回竄襄城張逆亦自魯山回竄均有復擾東北之意則不得不略緩防務力圖截剿已飭盛宣超扼西華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等處攔擊任賴股匪鮑

軍由汝甯探勦張牛一脫劉壽卿等湘軍尾追以蹙之莫收火
擊之效國藩六月由濟啟行舟次酷暑殊不能堪臨淮一病至
今元氣未復偶一用心汗出不止初九日到周家口部署粗定
卽具奏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未審能邀 俞允否承示閱明人
學案請道多膠於一偏大率明代論學每尙空談惟陽明能發
爲事功乃爲後儒指擊不遺餘力陽明與朱子指趣本異乃取
朱子語之相近者攀附以爲與已同符指爲晚年定論整葺高
林楊園白田諸公盡發其覆誠亦不無可議乃梓其功業而亦
議之且謂明季流寇禍始於王學之淫故豈其然哉彼一是非
此一是非天下之無定論久矣開張之論尊意先陳弊端最爲

卓識歷觀前史往往因時急而言興利言益奇創時勢益不可
爲明季礦使四出天下事愈以日壞可爲股鑒今年淮南北大
水成災高郵二閘缺口而珂鄉聞復亢旱江西雨澤旣少兼受
風災年不順成世方多故事勢何所終極邪

復李子和中丞

宋鎮被圍弟於初四日在亳州接劉張兩鎮七月十三日之稟
言卽率湘軍馳援宋軍之急弟雖批令速往而以爲時過久爲
慮初六日晤李子階詢及乃知宋鎮業已力戰出險并獲大勝
可敬可慰張牛東竄欲與任賴合股敵處於初八日在陳州接
省三信比卽檄調省三琴軒兩軍赴中牟尉氏截剿扼其東竄

之路發檄已歷六日尙未接到劉潘回信不知已見仗否馬軍門尙未回至汴城之北省會密邇賊氛銘鼎兩軍果足資屏蔽否一過汴東則平原曠野我之步兵不敵賊之騎兵且黃河下游分支太多處處虞其偷渡沙賈兩河之防拙而且難弟所以出此拙計者實以東北可慮之處太多不能不遏賊於西南亦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之意也任賴一股聞尙在許州之石固鋪仲良及楊鎮二軍十二日至許州日內當可見仗能將此二股驅之西竄則辦法漸可歸於一條鞭雖汝洛等處亦不患無兵可分矣朱仙鎮以上河防浮砂伏水人力難施弟亦先有所聞原疏曾略及之即朱仙鎮以下浮沙亦多目下積水斷不可恃

水涸則沙壅如故然既欲力保東北無論如何爲難總當竭力興辦統俟此次擊退兩股之後再行詳議來書大指前函已略爲具陳茲不一一由周口至汴城文書行走閣下能設法使之二日卽到否

復吳竹莊方伯

單行皖境聞道閣下政聲者頗多喬中丞在懷遠相見亦稱閣下於公事處處合拍賀雲舫則謂左右體貼僚屬無微不至屬員人人感激聞之深慰鄙懷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如屬吏中

有賢能可倚傑然出羣者便中尙祈示知一二茲有同知賀雲
舫自咸豐四年相從卽覺其篤實可恃揀發到皖已逾十餘年
資格較老敝處委辦五河鹽釐條理亦甚縝密前函商中丞請
補以同知缺何以至今未補或遇有直隸州缺出似可借補務
祈留意無令賢員久淹滯也此閒軍事前因羣賊西趨力辦沙
河黃魯河之防今下游工程已就惟朱仙鎮以上七十里飛砂
伏水人力難施豫軍承辦尙未就緒現據函報張牛一股回竄
禹州任賴一股徘徊許州長葛等處西股均有將合併東竄再
窺山東之勢已檄銘鼎兩軍由中牟尉氏進剿鮑軍由汝甯進
剿兼顧河洛而以劉張劉楊等四軍輔之俟此次驅賊西行之

後再當扼河視賊所向相機堵禦以符初議鄙人自卅日蒙城
改舟後至亳登陸初九日始抵周口臨淮一病至今未能平復
衰病侵尋難勝鉅任昨已具奏請假一月知注附及

致李子和中丞

頃接省三十五日來信知保鎮等修汴城以北濠土銘鼎兩軍
各助修少許十一二日次第完工深以爲慰現在任賴張牛兩
股均在許州禹州等處并聞邊馬有擾至鄆陵扶溝羣賊竄併
一路無非尋閒伺隙爲回竄山東之計賊之長技全在騎兵利
於平原而不利於山險稻畦故逆謀終不能忘情於東若非土
分窮蹙必不肯輕入陝洛山多鄂皖田多之處目下賈魯河防

自張市扶溝以下水勢較深尙屬深闊可恃惟張市以上直至黃河南岸處處可慮急須爲屏蔽東路之計弟擬一月之內淮湘豫各軍均令先重防務昨已批令劉楊劉張四軍扼駐葛洧許鄭一帶皆不必窮追另錄咨達冰案宋鎮一軍轉戰過久亦宜稍予休息本擬請尊處調該軍至朱仙鎮以北因聞祝三與劉壽卿情誼和協彼此不願分離其部卒亦互相關愛自當留此勁旅爲游擊之用不宜遽調回守濠但賊若西竄似亦不必遽追擬令與劉張等軍同駐葛洧許鄭一帶其朱仙鎮以北僅有保余二軍防兵太單閣下業已添調馬軍不知應再添蔣軍否伏候裁卓俟羣賊西去已遠河防完固則不特鮑及劉楊劉

張等軍可以游擊西路卽省三祝三均可馳勦西路此後疲乏
者守河養銳者游擊更番休息士氣常新勦辦較有把握頃接
宋鎮初五日專弁函報會合湘軍獲勝一稟亦批令俟河防辦
成再定行止另牘咨達左右聞黃河秋汛不盛豫省礮船不知
已辦若干均祈示及

復李子和中丞

羣捻於十六夜由蘆花岡毀牆東竄聞報焦憤無已得來書知
賊已抵東境并據難民聲稱該逆意欲北竄已由尊處飛咨直
東兩省并嚴檄師船梭巡河防當可無虞茲該逆春間爲運防
所扼未得竄擾登萊兗沂等處已有誓圖再來之象此次以全

力攻撲運河當無疑義劉潛劉揚張等五軍均已先後馳赴東
路并本在運防之幼泉一軍合爲六軍不知足資堵剿否此間
相去太遠諸軍無人調度賤體抱病未愈猝難東移兼恐大營
甫東賊勢復西仍苦鞭長不及已疏請少泉暫駐徐州就近調
度軍務稍鬆仍回兩江任所其西路汝洛南陽鄂軍如可越境
會剿亦可令舍弟移駐南陽相助爲理此係因弟病不能移營
爲此權宜之計而於齊豫亦有益無損疏稿鈔呈尊覽敝處前
議於沙河設防外閒物議多謂賊衰宜於速剿不宜爲防河之
謀賊勢急欲西竄不至有東竄之患并聞都中人士持論亦多
如此閣下爲眾說所動稍涉遲疑興工略緩人數較單識者自

皆諒之元宋軍馳勦得力不肯檄調回防此係出於救民水火
之意業經陳奏在前尊疏引咎自責當可邀 恩免議敝處自
去秋起派員七起出口買馬至今無匹馬回營不特全無良馬
卽驍馬亦嫌太少專恃數支部隊斷不能制騎賊萬不得已乃
出此防河之下策現雖辦無成效猶可畱爲後圖賊若復西當
與閣下協力同心再辦成此策防河掘濠等事聊效愚公移山
之計冀收孟明修政之功區區之見先以奉商

復方存之大令

所示各條既我良多駐札之處周口陳州俱曾入奏本可移駐
陳州讓小午新居高朗願讓與鄙人小住惟既來周口并未見

有危險之象又定議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眾議鄙人亦願留心惟於廣爲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僞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陽鰲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閣下若聞果有真賢而敝處疏之有嘉謨而敝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卽當敬如尊指純齋擬批亦省卻工夫矣皖東豫三省災黎滿目設法賑救斯爲至要現在下河缺口及東省隄工均經各督撫奏明以工代賑敝處手無理財之權亦不過與人通函而已諸將之進退機宜敝處向不遙制現在淮勇各工已奏請李宮保暫駐徐州就近調度圩寨之保獎奏卹亦皆有請必應可紓遠注左右須添募

助之人亦嘗留心物色大約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
擬批者求之較難卽善書者亦不易得徐當切實訪求鄙人前
在臨淮小病數日本月初九日到周口尙未平復請假一月在
營調理此閒河防下游早經完工惟朱仙鎮以上豫汎七十里
十二三日經銘鼎兩軍助修告竣惟豫中各軍興工較遲人數
太單竟於十六日被賊攻破全竄山東殊堪焦憤札添書識薪
水想竹莊必能妥辦

復閩中丞

運河分汎因久未奉到復函仍將長溝以南專責成幼泉令以
全力扼守并恐韓台莊以下兵力太薄又於駐札宿遷之奇守

七營中調三營防台莊大江口等處業於八月初八日札飭幼泉遵辦十六日乃補咨尊處不知何日接到羣捻十六夜東竄十八夜飛咨冰案亦不知何日接到想均在賊入東以後矣頃據函報賊尙盤旋曹單郅鉅之交我軍亦併集曹單琴軒廿五可至嘉祥當可巡河而北專顧運防幼泉聞十九日至濟甯計亦與琴軒熟商一切全仿春間規模矣昨接寄諭知尊處現派王正起王成謙等攔擊自係以剿爲防之意唯兩軍切嫌單薄而伯尊新集之卒訓練未久殊爲可慮閣下精細穩慎必不輕於一擲想因運河隄牆十分可恃故敢舍防而言剿乎沙河之防未成以前運防不可一日稍弛琴幼兩軍第必畱一軍守

長河一帶尊處兵力實覺有餘則請進守長溝或南守韓莊台莊切不可遽作裁兵節餉之議恐惜小費而誤大事至懇至要請摺聞悉弟於尊處並無不信之言惟今年蘇省水災餉項大絀想閣下亦有所聞故不願更有減少尙希鑒亮寄來致申夫一函卽當埒便轉達渠於湖北請奏回籍省親由蜀北上此函未審得達與否

復李子和中丞

初九日接據稟報張任賴各酋竄集鉅薊之交八月廿四五暨二十八日東軍三次遮剿疊有斬獲勝仗廿九三十等日該逆力撲運河之袁口開河等處東軍竭力堵剿未能搶渡銘鼎兩

軍於本月初一在梁山迤南大獲勝仗賊復狂奔西竄該二軍并力緊追初二至初五等日在郛城荷澤曹縣東明迭獲勝仗該逆在曹境三次整眾來犯迄不得逞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初七日潘軍已至蘭儀初八日銘軍至睢州將赴杞縣陳畱辦糧不知能辦許多否弟現檄鮑軍由南陽至南召魯山遮截賊入汝洛之路冀驅之入鄂以收兜擊之效檄劉松山湘軍赴扶溝以北迎勦如業已渡沙賈兩河而西則不必猛追索性放之入鄂一面分派各軍往楚與鄂師會勦一面留兵再辦河防事宜運河修防堅實既有成績可循則沙賈兩河下一番苦功亦必漸有把握前此會商之際閣下擬以三千人防

汴北四千人防汴南弟處再派數營助防朱仙鎮以上大約足
敷堵禦惟汴北汴南須各有一統將主持尊意擬派何人尙祈
先爲示知

復閣中丞

羣賊東竄意在搶渡運河尊處防禦嚴密而常武振宇等置又
復渡至西岸遮勦獲勝雖將士用命克奏膚功然非閣下指揮
素定蓋蓋周詳何以能此乃來書紙尾手附數言讓善於援勦
諸軍尤見偉度謙沖敬佩無量本月初一日銘鼎兩軍在梁山
大獲勝仗復并力窮追自初四至初八迭獲四捷十二日先後
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該逆已竄過賈魯河而西現在敵處一面

派兵追剿一面派兵畱防河并調幼泉一軍會辦防務銘鼎兩軍此次追賊計時不及二旬往返已一千七八百里勞勩過甚量予休息亦令駐守河防另有二牘咨達冰案惟幼泉西來長溝石佛等處之防淮軍無力兼顧應請尊處酌調一軍接防此段至懇至懇其韓莊人閘以下等處仍用淮軍駐守派用何營少泉兄弟當可就近妥商更有無厭之請省三琴軒皆言東軍能戰能守紀律嚴肅欲商調數營來豫助防沙賈等河琴軒并云曾經稟商尊處弟以每月既承惠協巨餉五萬并長溝石佛之兵皆經調來已愧無功食祿若再調貴部來豫相助未免盡歡竭忠然閣下於深固之外仍寓恢宏之度若審度東省守運

確有把握酌分餘力遠來相助或亦在所不吝用敢奉商若稍覺力量竭蹶則不必矣

復李幼泉副郎

羣檢自梁山敗竄後初二至初八銘鼎兩軍在曹州曹縣東明杞縣等處迭獲勝仗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該二軍盡力緊躡十二日先後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賊已竄過賈魯河而西此間卽時興修河防昨有一檄請閣下卽統全軍來豫會辦防務其運河之防請卽帥及令兄派兵分守頃又檄令仲良少銘壽卿與鮑軍會勦銘鼎盛樹四軍與貴部會防計尊處已先後接到兩檄矣十六日省三琴軒此次同來周口會晤方

幸賊悉西去沙竄濠牆認真修築將來必有把握不料十八以後連接各處函稱十五六日賊在許州與劉揚及海柯先後接仗十七日回竄北路鄆陵十八九日竄過汴省以東陳畱蘭儀業已見賊等語又云東竄者係任賴一股其張總愚一股仍在禹州邾縣將圖西竄不知東竄者果係全股乎抑僅任賴乎尙未得有確耗現在選軍已至襄城或可勦辦禹邾一股閣下接前兩檄後想已拔隊貴部裁減營頭前囑商之令兄頃已減營分隸他軍與否若僅帶三千人來卽在鄙人左右護衛若再帶多營自不能不出外防剿至於忠樸等營若實不得力不妨寬行遣撤騰出此項口糧令張敬堂添招數營自有珂鄉淮勇而

和勇之責任稍鬆若能另出大支淮北勇則珂鄉之淮勇責任稍鬆賢昆仲或有息肩之日祈與令兄細細商之

復劉子恕太守

擒蹤過宋閣下以去位讀禮之身登陴助守敬佩無量八月節後該逆一過朱仙鎮河防極力東竄二十八九三十等日猛撲通岸之袁家口開河口等處幸東軍防守甚嚴不得搶渡而敵處已先於聞賊東竄時卽飛檄劉潘兩軍亟馳攔剿銘軍繼進九月初一日該二軍在梁山獲勝初二至初五在郟城荷澤曹縣克明迭獲勝仗一路窮追該逆又過賈魯河以南方謂此次西竄必不返顧索性放之入鄂一面派兵追剿一面留兵再辦

河防防務從此或有把握不料賊至許州等處分爲兩股張逆則由禹州西竄汝洛任賴則由鄢陵東竄曹考現派劉潘張軍東追派鮑劉楊等西剿未審能得手否路濠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興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周到督撫大吏則不過釐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以不便於民爲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爲督率興工竄需索擾民其害更深大凡出財出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敢下通飭之文從來保甲社會及一切勸課農桑等井諸政自

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卽如豫中王荆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灋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勦擒并無地方督撫之權故熟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鑒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辟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復李子和中丞

頃得二十二日來書知西路賊蹤擾及河洛尊處檄宋軍由鞏偃馳赴洛陽爲蔽遮關陝之計具見蓋謀周至佩甚此間以鮑軍及劉楊淮軍劉鎮湘軍共勦西路脊靈到魯山時已落賊後

仲良少銘壽卿等軍則相距更遠此三軍入洛以後人地生疏不特難以繞出賊前并恐無米麪可購節節阻滯弟於西路向未預備糧食亦無熟人可託焦灼萬分莫展一籌不知宋軍西去能似在南陽時爲湘軍代籌糧否來書河防未可廢置暫令馬德昭承修將來逆股南下仍責成宋軍防守極得緩急之宜敝處現在分檄諸軍東西馳勦中牟以下亦尙未能興工將來東竄之賊若仍歸併西路當竭力修築以先顧河隄爲第一義也

復李子和中丞

東路之賊又已西竄據定陶報二十三口尙在鉅野菏澤境內

而二十八日太康已見賊馬不知何以飄忽若此幸杞唯有宋
軍駐防而劉仲良東還亦必由睢杞經過不知該二軍曾否見
仗入秦股匪盤踞二華閣下恐黃河凍合該逆乘虛偷渡豫檄
四營馳防陝州深合機宜弟亦同去湘營由汝洛赴陝尊處因
西股起見敝處因東股起見微有同而其恐賊由三門茅津
渡河竄晉則不謀而合也惟聞西路辦糧極難據各處信函圩
寨不肯開門米糧昂貴雖豌豆雜糧亦買至二三十文一斤兵
勇既多怨言將領視爲畏途此次壽卿前赴洛陝恐係長局須
明年三月黃河冰解乃能調開務請閣下飭屬殷勤接待代辦
多糧至懇至荷弟又聞客兵過境圩寨不肯開門雖州縣亦無

可如何而賊匪過境圩寨反畱糧濟之冀免焚攻弟意每欲力
行堅壁清野之法使民圩不復畱糧供賊而肯開門迎兵年餘
以來全未辦有頭緒前派委員計棠入豫聯絡圩寨使數軍到
時不致閉門見拒亦無成效據委員稟不奉本省督撫之會札
不與州縣會商斷不濟事有張敬堂編修錫嘯者前在臨淮聯
絡鳳宿懷遠三縣圩寨著有成效頃來周口聞各軍辦米艱難
若此處處皆成荊棘渠願親至各圩脰脰開導不過數月務使
民圩畱米以接官兵不畱以輸賊糧但須得弟與閣下會銜文
書指明二三縣試辦云云閣下如以爲然則擬於賊匪屢過之
縣令其試辦若民圩全不能購糧在在靠蘇皖運米來豫則不

不特弟辦理無效卽少泉接辦亦斷不能大有起色尊意欲將
老湘一軍撥留豫境弟雖去位該軍必留豫境勦賊若另奏奏
咨指明某軍撥豫卻又不可弟辦捻年餘餉需悉由少泉籌解
湘軍每月七萬有奇淮軍每月三十餘萬少帥解湘餉全無闕
乏淮餉歲僅九關不特毫無畛域而且待湘較優弟交卸時只
能將各軍全數交出斷無分撥之理惟少帥接辦之局尙難遽
定渠或任江督或任蘇撫必有實缺一席乃能籌此每月四十
萬之餉渠若一離蘇境則餉項無著淮湘軍心立見渙散於大
局關係甚重弟不能不據實陳明少帥亦必詳細具奏弟自問
行軍太呆不能平此流寇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入覲之

時一面謝慰歲高厚之恩一面請辦捻不善之罪仍籲懇於
少帥之外另簡大臣來豫接辦弟亦斷不置身事外仍始終
斷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通鄂蘇之血脈不審悉邀
允否

復李幼泉副郎

竊捻又於初二日竄過沙河初四日由正陽向息縣其由羅山
圖擾鄂疆已無疑義昨飭劉壽卿拔赴汝州迎擊以防陝洛本
日又仲夏海船海柯等軍先後赴鄂會擊銘軍亦來俟省三到
此亦當赴鄂閣下與王董則由六安自東而西鄂軍之在上游
者自西而東冀遏賊於濱江州縣或可得手據擒賊供此次該

逆經我軍追勦因憊已極餓者極多逃散亦眾想係實情又據
稱所以怯陳國瑞者以其夜間極善劫營又打仗耐久不肯收
隊湘淮各軍鎗礮遠勝於陳但不肯戀戰收隊太快云云請閣
下再與諸公商之刻下東省無事運防稍鬆貴部駐濟者想已
調至徐州務望迅赴六安屏蔽安廬至要至要察哈爾病卒卽
在徐就近撤送由令兄備資張逆久踞秦關已檄鮑春霆由荆
紫關進軍援秦不知勇丁肯去不生他變否

復李子和中丞

任賴股匪初一日竄過沙河初四日已至息縣其或由羅山或
由光固入鄂已無疑義已檄祝三海齡兩軍先後赴鄂跟追海

柯仲良兩軍亦當會擊銘軍全部已來惟省三赴徐未到俟到
此亦當赴鄂李幼泉一軍則令其由六安前往與鄂軍之在上
游者東西壁之冀遇賊於濱江州縣田多之處或可得手張逆
久踞秦關昨令蹇軍入關援勦不知兵勇肯去否不生他變否
壽卿前赴洛陝辦糧一事蒙尊處檄行道府妥爲籌備至感至
感張敬堂編修新練三營亦令赴汝洛與壽卿相助緣湘軍專
食稻米麥麪已非所願雜糧則更不宜恐其難久相安故令張
去可作長駐之局聯絡圩寨一事候敬堂到洛陝後再會尊銜
行之二三縣可也前接初二天咨永城撤任二十八日敝處有
一咨重責銅山而輕責永城並親批一二行請略加申飭慎無

過嚴不知該縣撤任係因敝咨否如因敝咨而發請卽速飭回
任爲荷弟昨接奉 廷旨有回任江督之 命衰病侵尋不能
見客多語既不堪作星使又豈能勝地方之任徒以避難就易
貽笑君子擬仍上章固辭始終不求離營稍效涓埃而已

復李幼泉副郎

羣賊現由信陽回羅山等處初十日盛軍大獲勝仗似已改竄
光山尙無確信貴部西行鄙意欲令取道六安屏蔽安廬蓋此
賊避兵而行鄂中防兵頗密該逆前畏鄂省扼防之軍後畏此
開跟追之軍兩面夾擊勢且由六安走於潁江州縣安廬兩郡
必將吃緊故欲令閣下預先堵之今來書仍申防河之議欲率

所部認真興辦力爲其難准令兄來咨亦主此策惟我軍上自中牟下至槐店五百餘里已嫌太長而中牟以上至京水鎮百五十里豫軍實不可恃槐店以下至正陽關三百餘里皖軍亦未必可恃故未辦成以前遭京師之譏彈其愠氣尙小旣辦成以後被賊衝破鄰軍汎地而我軍前功盡棄仍與鄰軍同受譏謗其愠氣實大令兄雖雷厲風行而威令斷不能行於鄰軍省三來此僕勸其不必防河休息兩旬速出游擊貴部久防徐濟其於隄牆之制扼守之法固屬駕輕就熟然與其受累於他人不如另圖自強之法聞貴部於十一日自徐州起行若至歸德永城一帶請令大隊南趨毫穎以達北固閣下或輕騎來周口

一會或不來此卽行統兵南去均聽尊便派薛世香入秦辦糧
俟糧有端倪卽當催令入關 諭旨改派仲良少銘苟有糧食
楊劉可往鮑亦可往也僕兩奉回任之 旨數年多病旣不能
作星使又豈能作江督卽日當具疏恭辭仍請飭令兄少帥兼
署督印定於十九日送關防赴徐僕另刻木質關防暫行照營
照料軍務

復李眉生觀察

潛河一事以工代賑人心鼓舞甚爲欣慰邊勢拳注代畫自處
二策皆有獨見此間爲我計者大抵星使江督不此則彼星使
一席無論 朝廷欲奪與否內度病軀亦不能久膺重任前疏

所言絕非虛語本似可奉身而退然不遽求離營者握兵大久
於大局頗有關繫驟然謝去恐軍心動搖將帥解體則羅湘陸
軍江淮水師及各處台局均恐耳目一變心志稍弛且揔惠未
平方寸究覺抱歉不爲留營照料亦殊非大臣瞻瞻之義回任
一節江督公事數倍軍營接見屬僚更爲繁劇方以衰病懇辭
兵符豈有一回任而百病消除之理既不安於吾心亦難解於
多口其詳具此次疏稿中想已入覽至閣下所言督辦糧台之
說援踞成例似屬可從但回疆之役前敵將帥皆在和闐葉爾
羌等處黃相在肅州辦後路糧台去前敵蓋近萬里今少泉宮
保以新帥駐徐州鄙人乃駐周口豈肯糧台反居前敵將帥反

居後路者且不作江督任籌餉之責則所謂糧台者僅轉運耳
久居前路尤乖事理物情賊聽斯大不可也至申請入京 陛
見一節前 旨敕令入京卽令擬歲杪成行後 命暫緩進京
卽不必更求展覲進退大節可以自主若出入進止卻不宜自
主也故尊議二事皆難遵行惟所謂移步換形急脈緩受之法
昨拙稿卽用此意切陳不肯回任之本心寬之以兩三月之期
俾 朝廷得以從容籌議或不至遽干 宸怒聊表老臣盡瘁
之忱若少帥接辦日有起色亦自可含瑟而作善刀而藏但冀
西去一潑波瀾不大庶謝事者魂夢少恬耳

復尹杏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閱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已
四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點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
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去位或乖古人蠲瘁之義故不遽求
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撓臂代庖
昧於舟不兩舵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維繫軍心之言與平
日懼爲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
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
方鎮爲眾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鑒於陳橋之變
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狄武襄均爲正人
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居

之兵柄自是以來未聞有徇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
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
率蹕動輒募勇數萬保薦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而
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
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懼爲權臣者不過恐居心行事稍有
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繫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
移使靈湘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重
此夢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爲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實
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蹇澀難於接見僚屬旣不能
爲星使豈復能爲江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

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勸竊意宋世如韓富文諸公皆營力求致仕溫公爲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煖自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致陳舫仙廉訪

張逆入秦寇軍以運餉維艱未能越境追剿亦因屢接探報皆稱賊蹤卽日回竄自二十二日以後五日未接回竄之信想賊已深入秦境卽於二十七日檄令該軍由荆紫關進至商州一帶相機剿辦任賴一股由山東折回已至大康仍恐西竄汝洛圖犯秦晉頃又檄劉壽卿率老湘營拔赴汝州賊來則攔頭迎

擊賊過則跟蹤緊追如追至陝州卽請閣下與之面商在於三
門茅津等處夾河設守以期共保晉中門戶秦已殘破晉尙完
善賊志在晉而不在秦也惟遲軍入秦湘軍入陝均以糧缺爲
慮茲函商趙中丞請其伐籌並閣下代爲購辦入秦者則由舟
師轉運至陝者則由陸路轉輸其米價腳費或由晉省應協月
餉項下扣抵或由敝處籌還務祈設法接濟以利師行是爲至
禱靜卿爲吾邑提鎮之傑出者現在敝部湘淮各軍渠亦甚出
色陝州瘠苦之區必非湘軍所樂然欲保大局欲衛畿輔不得
不先顧晉省欲顧晉省不得不酌派勁旅幫助閣下務請閣下
殷勤接待俾湘軍至陝有賓至如歸之樂雖有一河之隔不啻

一家之事如閣下以爲防河實有把握南岸不須多兵劉壽卿
仍可調回如須久爾則敝處不遽他調也國藩精力日衰用心
輒汗說話稍多舌端蹇滯調理兩月迄未痊愈昨有陳請開缺
一疏奉 批調理一月進京 陛見一俟靈湘兩軍諸事就緒
病軀稍健臘尾春初卽行入都展 覲一面謝屢年高厚之
恩一面請辦捻不善之罪仍再三籲懇另 簡使臣請開各缺
稍輕艱鉅之任鄙人猶留軍營照料一切繫湘淮之軍心通蘇
鄂之血脈不敢作置身局外之想

復英西林中丞

疊接惠書卽審籌防邊備整續日隆惟目病尙未大痊至爲馳

俞蘭提丁漚大疏極爲明切當邀 俞允部議或有差池亦可
據實預奏黃景安一案弟詳加訪察均無爲黃景安稱寃之人
向使果有奇寃則遠近必皆詫異張編修敬堂桂令履貞先後
來營弟逐一細詢問亦無駭歎之言喬鶴翁過此弟囑敝幕錢
子密一詢渠云如李世忠古隆賢等雖收降已久而殺之不爲
已甚黃景安亦類乎是云云弟意此案若經翻異則從前所殺
百餘案紛紛翻控殊難收拾似可無庸置議另具公牘咨達冰
案以彈壓已殺者之家屬而將張收撤委使閣下得以撫慰各
降者以安反側而定民志至張收於投誠諸捻曾有寬宥之稟
鈔呈白覽其撤係因黃案不過借寬嚴失中爲名耳卽請尊處

遴選委員見示會委接辦想閣下但求後日之公事順手前此稍爲尊指自可冰釋矣羣捻自初一竄過沙河已至信陽初十日盛營在羅山獲一勝仗樹軍亦已跟追並令銘軍少休卽赴光固與鄂軍會剿又催効泉一軍拔赴六安屏蔽安廬未審能不落賊後否

復鮑甯軍門

頃據各路探報該逆久踞華陰秦兵失利現由赤水西去圖犯西安距省僅五十里閣不務宜迅速啟行由商州探明捷路直趨省垣安慰省城之人心俟抵秦後遮其西面無令入蜀或驅之東還陝洛與湘軍會合夾擊或驅之南竄鄖陽與鄂軍會合

夾擊較易收拾閣下自行奏事及不勒回匪兩層僕已於十七日專摺奏明另咨冰案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若任意妄說言不當理或觸 聖怒不准再奏則反失台端之體面又負鄙人之期望矣國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頗有鋒銳自出京後在軍十四年所奏之摺無一語不樸實無一字不謹慎卽如此次因軍務不順請開 欽差江督各缺並非得意之時而所奏兩摺兩片亦仍字字謹慎茲特鈔寄一閱從古居大位立大功之人以謹慎敗者少以傲慢敗者多閣下千萬記之鄙人老病口增本難再辦軍務所以屢奏請開各缺而仍乞以身畱營者徒以捻匪未平此心難安又以閣下一軍相

從日久僕遠離營恐貴軍爲人掣肘被人指摘雖少荃宮保暨舍弟皆與閣下至好而鄙人猶不甚放心數月之後閣下與少帥共事水乳交融則可放心矣貴軍聲威素著所可慮者尙有三事一則軍中無明白公事之文員於米糧轉運等事公牘不甚詳明又不能預先料理二則今年在鄂豫境內紀律嚴明恐入秦後百物稍貴又復騷擾三則貴軍向不分兵秦中山多之處較之祁門更窄不特三千匹馬無處安放卽萬餘步隊亦鮮紮營之地必須善看地勢善於分兵乃不致擁擠吃虧此三者閣下宜時時關心無論行至何處均須多派幾起人看路至囑至囑

復應敏齋觀察

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達
條約輕棄前誥而後爲失信也卽纖悉之事嘖笑之間亦須有
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旣已
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
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
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
歸諸反身況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已哉斯
二者看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未萌閣下
閱歷極深以爲有當一二否國藩於前月初九日由徐移營北

上十九日始達濟甯本擬卽赴周家口因張總愚一股由豫省之尉氏洧川突入東境竄擾荷曹卹鉅之間此間派鼎軍進剿初四日獲一勝仗李幼泉一軍由豫來齊兵力漸厚鄙人卽暫駐濟甯就近調度任賴牛等逆蹂躪鄂境爲劉省三所擊敗業已由豫竄皖擾及潁郡三河尖一帶圖歸蒙亳老巢其勢殆亦欲東耳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到惠書並承示大稿頗爲詳明較前疏更勝一籌當無不仰邀 恩准之理惟前疏部駁之處動援鶴帥未經請提爲辭則此次覆奏應將鶴帥仕宦中外數歷三十餘年交情較廣書問

常通故山東山西等處協餉閒有解到者卽於某省某省設立捐局亦係交情請託友朋伙助故能集腋成裘臣則寒微崛起於各省囊乏知交協款捐款兩者斷無可恃云云詳細奏明又言皖省兵勇每月僅支一兩八錢不敷食用比各省爲最苦最少是以兵勇難期用命頗有騷擾之名喬某本欲酌加餉項大爲整頓奈地方殘破無款可以奏撥近年完區略多丁漕稍有入款不得不仰懇天恩仿山東河南之例畱充本省防剿之餉除兩淮淮關協餉外其餘江海閩海河南等處概行停解云云懇切具奏計必仰邀俞允高明以爲然否至江海關之二萬兩雖奉部議准撥而淮湘各軍人數太多實亦入不敷出仍

屬畫餅充饑不如自請停解免受部中空白人情弟已堅辭回任不便飭催海關亦不便會銜具奏惟酌畱丁漕一事閣下實與鄙人商定而後行弟雖不可會銜出奏儘可另片單奏茲擬一片稿送閣俟接覆函後敝處先奏尊處再行頂奏可也四萬之數減作三萬則可太減則不可宿州接辦圩務尊處縱不咨遴賢員仍祈南開一二員見稟任賴竄入鄂疆鄂軍迭獲勝仗逆蹤敗往京山恐由隨聚入豫敝處已飭淮軍二劉同出信陽一帶攔剿冀與鄂軍夾擊本日又接春霆來函言已自行奏請於初六日拔營回鄂助剿若能合滅一股又可騰出無數兵力同赴西征未審果如所策否

致劉壽卿總戎

頃接喬中丞函催鮑軍援秦並稱改由潼關進兵則可逼賊入
鄂以收夾擊之效若由荆紫關入則驅賊愈去愈西大局更無
了期所論自屬可信惟鮑軍因任賴已至安陸春霆自行奏明
先勦東股業已拔赴樊城斷難折轉且從荆紫關入亦與喬中
丞所論不合若待霆軍由鄂折回再由洛陝以達潼關則爲時
太久無以慰秦人之望閣下前此屢請游擊具見忠義奮發而
劉霞仙中丞之望貴部亦甚於望鮑軍此時若得閣下與張李
同入潼關則路近而勢易鮑軍雖不西行鄙人尚不失信於秦
惟有一事須密商者閣下嘉禮未畢僕曾令敬堂函致尊處許

以至洛成親聞新夫人已至安慶囑派員至安慶迎親不審尊處已照辦否派員往安慶否有回信否約計迎親之期何時到洛如年內可到則俟禮成之後從容起行援秦如或並未派員往迎或到洛之期遲遲難定則請迅速由潼關入秦徑赴西安與劉喬兩帥面商機宜先扼賊西竄之路勦之逼入鄂境則貴軍之速足補春靈之遲僕亦可以免秦人之譏罵矣所以不用公牘而用函商因洛中成婚之議出自鄙意不可失信於閣下及敬堂也閣下若自度能去則請一面拔營一面稟報敝處再補行公牘度不能去亦卽遠行見示以便函覆喬中丞至入秦後兵食敝處已先爲飽軍派解設有糧臺貴軍卽照飽軍之例

先發一箇月米糧不扣兵勇之月餉以後每月糧價半由敝處
添發半扣兵勇月餉以卹遠征將士統俟補發公牘時詳告一
切

復李雨亭方伯

頃接惠書承以鄙人回任事宜代勞盡慮所謂兩江事煩非養
病之地二語深契鄙懷頃又具疏恭辭必求 俞允而後已誠
不欲以病軀勉承其乏馴至於公私交困也至散員畱營友朋
多謂甚不相宜鄙意在軍十年習與性成解釋兵符責輕身輕
似無不安之處貴恙未痊不妨在任調攝比聞雨生眉生均有
退志若諸賢聯翩引去則李帥後路全換生手尤慮掣肘尙祈

勉濟時艱強西襲事爲慰雖彼族之逼處亦司空之見慣吾輩
誠辦得不要錢不怕死不戀官三者則對鬼神而不餒亦行蠻
貊而有餘隨處可以自強無需畏影而走也此閒軍事任賴橫
擾鄂疆鄂軍獲勝四次小挫兩次逆蹤現在安陸逼近襄陽春
霆自行奏請回援定於初六日拔赴新野圖與鄂軍夾擊若能
合滅東股一意西征未始非策省三仲良海船海柯四軍次第
入鄂大軍雲集未知能大加懲創否另摺所載寄存銀兩尙可
支發兩季贖時續議可也

復陳舫仙廉訪

籌卿已至洛陽初六日信來聞賊回竄渭南渠擬卽赴陝州初

十又有一稟言賊已在臨潼渡過渭北不知渠已赴陝州否做
處前派薛世香爲霆軍於秦豫之交採辦米糧頃接趙中丞咨
已發一萬分投採買轉運又展倉穀五千石計已可供一月之
食迺因任賴一股竄楚鄂軍四次獲勝兩次挫衄逼近襄陽春
霆自行奏明移軍赴楚先勦東股敵處亦檄劉省三軍門劉仲
良廉訪兩軍由信陽入楚周張二鎮由麻城入楚冀與鄂軍夾
擊如果能將東股痛勦亦是一法但春霆多此波折致鄙人失
信於秦殊深憂媿十一日有一函致壽卿擬改派老湘敬字等
軍援秦不知可迅速成行否閣下與霞仙中丞及壽卿星城皆
同桑梓敬堂亦與霞翁至好如此軍赴秦當可水乳交融僕所

以未徧行公牘者別有緣故如其可行閣下迅催辦成可也劉
張若果入秦須另派兵防陝州否亦乞速示賤恙調理未痊雖
屢奉 溫旨令回兩江自度病軀難多見客實不堪復膺重任
初三日疏請開缺懇求 另簡江督俾少葦宮保得以一意專
征鄙人仍乞以散員留營幫同照料不知果邀 俞允否

復陳舫仙廉訪

頃接惠書猥以鄙人病體未痊遠承饋賜良藥迴非尋常易得
之品謹卽拜登寶深感謝鄙人向不甚服珍貴之藥亦不輕收
投贈之物皆閣下所稔知此次委員東去回晉尙遙遙無期不
便令其帶轉領此厚貺殊爲慙歉卽審偉略籌邊盡猷益篤嘉

慰無涯賤恙外症雖減本元尙虧實不能再爲江督 聖諭懇
切辭不獲 命已定於春初暫回徐州俾少帥得以親臨前敵
庶於軍事稍有轉機疏中仍奏明兩三月後再申前議懇請開
缺避位讓賢仍以散秩留營始終圖報未審仰邀 俞允否茲
將疏稿鈔寄一覽任賴入鄂凶悍異常鄂軍四勝兩挫未能得
手靈淮諸軍麇集隨處不獲一戰而逆又東趨聞至黃陂一帶
黃州安慶各屬均爲可慮壽卿十六日由洛入關計過陝州時
當與閣下面晤入秦以後戰事餉事均祈閣下就近熟商能令
一軍站得住打得穩即可略慰秦人之望而於晉防亦稍有把
握李少泉宮保因靈軍久定援秦欲以老湘敬和等營專作防

晉之兵鄙人則以靈軍入秦主客皆不甚願恐終致金口之變
欲留靈營仍勦東而於老湘敬和援秦之外另撥淮軍防晉頃
已留商李帥年內當可定請閣下力催劉張速行入關可也尊
處所需礮位前已札飭江藩司揀選佳者不可以土礮賊礮充
數茲接趙中丞公牘又經分別咨行賴令等親赴領取必可自
行揀擇其上海道處添買洋鎗礮處亦加公文矣

復許仙屏太史

尊意於鄙人回任一節權衡精當垂示周詳感紉曷已此閒僚
屬及江南耆舊亦多以是爲言甫抵徐州又疊奉催回金陵之
命茲已定於十六日起行回省賤恙外症雖痊本源未復俟

回省後當量度精力再商進止懷安貪位之說雖朝廷不以是見疑朋友不以是見棄而回任之 旨發端於告病爲星使則避之爲彊吏則就之間心終覺難安且每日公牘雖可勉力應付而見客稍多舌端卽甚蹇滯亦不欲以病軀戀棧第陳請太煩執見太堅又似別有所爲悻悻者用是反覆躊躇迄無良策獻歲以來軍務漸有起色劉壽卿獲勝於關西鮑春霆大捷於楚北僕與少荃新舊交替之際得此聊以解嘲近年京師書籍甚貴閣下頗有所購獲否敝處數年以來閒有他人餽贈之書而無自行采買之件偶需繙閱常行冊子輒不應手卽如欽定周易折中三禮義疏詩書春秋各傳說彙纂暨武英殿十

三經注疏之類久思買一初印佳本泊未買就前年何廉訪代
買之廿四史亦復攬配什二蟲傷什一不甚稱意閣下旣官京
輦請於獲迷之暇爲我物色諸書擬以二千金陸續收買一以
娛罷官後之暮景一以貽小兒輩之簞金京師書賈陋習聞督
撫購書動輒抬價居奇迥出情理之外又或割頭換面裝櫝匿
珠弊端百出請閣下作爲自買莫道賤名至要至囑 本朝刻
書遠勝前明無論官刻私刻其初印者皆有可觀 皇清經解
彙刻者雖不足貴而其各種之單行者亦多善本老年目力昏
花請擇刷印尤善者隨時購買其套板襯膽綾面錦函凡可裝
紗帽之門面備大屋之陳設者少買可也

復楊厚庵制軍

國藩辦捻無效精力日衰去秋一病兩月元氣大虧說話多則
舌蹇用心久則汗出屢次具疏陳情請開各缺但以閒散之員
畱營效力未蒙 俞允不得已於正月十五馳回徐州接篆繼
奉催回金陵之 旨定於花朝後自徐回省舌端蹇滯之病迄
未痊愈俟二三月後量度精力再商進止李少泉宮保已於初
三日馳赴豫中相機調度捻匪狡詭善戰較甚長毛鄂軍屢挫
秦軍大潰幸鮑春霆大捷於楚北劉壽卿獲勝於關西鄙人與
少荃交替之際得此聊以解嘲然捻黨凶悍異常饑民從者日
眾互患方長偶有勝仗不足爲喜中原劇寇不知何日始可厭

亂也。尊處協餉每月三萬兩，後以萬兩分撥甯夏。自去年七月因高郵水災，並二萬兩亦未能滿解，抱愧實深。國藩回任，卽札飭江藩司仍如數解交。雖未必有濟於甘，亦聊以踐夙諾。霞仙去臘信來，言閣下報銷需費，藩司掣肘費無所出，囑敝處代爲籌畫。查自七月至十一月，應補解尊處者，尙有萬餘金。此時若言補解，則與奏案相背，諸多不便。當另立名目，暗中作幫，閣下報銷之費，惟此銀應解何處，卽祈覆示。前曾函告霞仙，不知渠轉達左右否。

復楊厚庵宮保

左帥尙在漢口，欲俟劉克庵新軍募齊，方能入陝捻股。尙在鄧

縣一帶若須先了捻事更不知何日抵甘閣下卸篆之期早遲
莫定病中情緒殆難爲懷默數昔年同事諸君子此三載中惟
閣下所處艱險備嘗憂莫能助如何如何惟冀善自排遣無以
憂憤更損天和至以爲囑國藩自去秋以來屢被言路彈劾至
六次之多現雖遵旨勉強回任而精力日頹舌根木強憚於
見容說話將來曠官弛事仍不免於糾彈淮徐一帶去秋被淹
田疇多荒饑民盈路動輒數萬無術撫綏而舍弟在鄂治軍前
有郭子美臘月初六之敗近有彭杏南二月十八之敗杏南及
各營官陣亡哨勇亡者聞逾三千捻匪日益猖獗其凶悍似過
於四眼狗民力已盡而寇氛方張是鄙人所處雖遠勝於閣下

而憂灼亦未一日釋也頃於花朝後自徐州起行三月初已抵
繼揚前函籌及尊處協餉及代籌報銷經費各節不知已接到
否

復劉韞齋中丞

二月接奉 寄諭敬悉恭承 簡命開府湘中昔年持節敝鄉
羣士慕仰今日柴戟重臨適慰湘人來思之願正欲肅箋馳賀
頃接沂州惠書卽審節麾將抵清江不日道出金陵藉可暢聆
教言至以爲快承示各事兆藩司爲李少泉中丞所引重而左
帥於籌餉摺內附筆參之藉語甚重兆得信後計必求離黔營
而回本任似宜酌保統兵大員援剿黔疆援黔之師近而防湘

遠而圖滇一舉而兼三善自應以全力赴之惟統帥實乏稱意
之選不獨湘黔爲然李次青廉訪徽州垂翅之後常思奮勉立
功以收桑榆之效現在黔疆諸軍自以李軍爲最優伏懇閣下
履任後於此軍特加青眼源源濟餉無令缺乏必能有裨西事
贊助鴻猷哥老會匪狡泉辦理似甚得法湘人得保大官回籍
雖多窮困不得志之員而敢爲戎首力能倡亂者尙無所聞伏
乞熟商舊尹消患無形接見紳耆自不能無限制然擇人而施
優者多晤數次劣者拒其一面不必預立禁約更覺渾融無蹟
芻蕘之言聊備采擇國藩抵金陵諸務紛集全未就緒捻逆東
股自霆軍大捷後連竄豫皖復入於鄂二月十八彭杏南方伯

迎勦於黃州六神口地方全軍失利統領以下陣亡將士數逾
三千該逆凶燄日長無術制之實深焦憤春霆以小嫌求退雖
奉 廷旨諄爾復經少葦與鄙人先後函催然遠在南陽恐急
切未能趕到也